

拜爾納 納爾 拜  
林柯 譯

# 婷瑪

文化生活叢刊

XXIX

婷 瑪

J.-J. BERNARD

譯 柯 林

刊 叢 活 生 化 文  
種 九 甘 第

版初月一十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 
版再月四年六十三國民華中

文 化 生 活 叢 刊

種九十二第

巴 金 主 編

版權有所  
不許翻印

瑪 婷

拜爾納 著  
林柯譯

發行行 人

吳文 林

發行行 所

文 化 生 活 版 出 社  
漢口交道通路十二號 四號  
重慶國民一路五四號 上海鉅鹿一路弄八號

印刷所

文 化 生 活 印 刷 所

定價三元四角

## 譯者序

本劇是約翰·雅克·拜爾納 (Jean-Jacques Bernard) 的早期作品之一。對於這位作者，譯者並無甚深的研究。祇知道他是喜劇作家退斯當·拜爾納 (Tristan Bernard) 的長子，一八八八年七月三十日生於巴黎附近的盎奄礦泉地方 (Enghien-les-Bains)。幼年消磨於巴黎。起初是加爾諾中學 (Lycée Carnot) 的學生，後來升入巴黎大學。首次大戰前就開始寫作，但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戰後寫成的。除了他最早的一幕獨幕劇不算，到一九三六年底已經問世的有二十幾部劇本和四五部小說。他和勒腦爾莊 (H. R. Lenormand) 同為法蘭西新戲劇的建設者和代表作家。

異於現代許多作者，拜爾納並不追求怪誕的格式，他反抗束縛性靈的慣例，但他祇在通常的格式中尋求獨創。當瑪婷一劇在巴黎首次上演之前，他曾在一篇論文中說過：

「戲劇首先該是不能表現的東西之表現藝術。應對的本身還不如應對間的反應衝突更能表現深潛的情緒。我們應當在聽得見的對話之下把另一種隱藏着的對話揭露出來。因此戲劇的最大仇敵就是文章，那些祇該加以暗示之處，一到文章裏就被暴露而沖淡了……情緒是一經詮釋就失去力量。照戲劇的邏輯來說，劇中不能容許不爲情節所需要的情緒。如果情節中需要某幾種情緒，當然也就用不着再加以說明。因此之故，聯偶的詩句（Couplet）往往就不如一句表面冷淡的對話……對於我們所要表現的一切，字句本身不過是個無力的工具而已。牠的價值僅僅等於一根休止的琴絃，然而牠可能發出多少絃外之音……」以上的話正可看作他自己方法的導言。拜爾納所感覺的深，所吐露的少，所保持的則是趣味與貞潔。他立意要把作品的外貌剝減到簡單的極度，因此一切華縟的修辭，劇烈的動作，驚人的場面，繁複的情節，一到他戲裏都讓位給平凡性格的自然發展。在運動的進行中指示隱隱的意向，徐徐滲透出情緒遞增與遞減的起伏，託付於人們的悲與歡，愛與憎，淒楚與低徊，微酣與夢想。

人人都知道言爲心聲，然而這聲音往往竟僞裝了我們的感覺與思想。拜爾納的努力就是想透過雲霧般的言語帷幕，披露出人們心底的真實。他所寫的對話是閃爍的，但是這種對話正明確地標誌着心理狀態。他所寫的人物也像真實人物那樣爾詐我虞，意自掩，但是由於對別人言語的反應，由於靜默，由於淺笑或低嘆，由於無意中吐出的字眼，由於面部表情及姿態的暗示，每個人物都向觀眾洩露出心頭的隱微。他還有一種特別異的才能，就是對於「靜默」的悟解與驅使。我們在樂曲裏往往聽到「此時無聲勝有聲」的間歇，他劇本中就有的是這種間歇。據賽氏(E. Séé)在現代法蘭西戲劇史中所說，在他之前，從沒有人這樣適度地把「靜默」帶到舞臺上來的。摩賽(Musset)、拜克(Becque)、巴大葉(Bataille)都嘗試過用「無語的對話」來說話，但到了他手裏纔得到成功。

瑪婷在作者本國素有「模範劇」的佳譽，曾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由名導演巴廸(G.Baty)領導 Chimère 劇團在 Mathurins 劇場作首次公演。這裏所寫的是一

個農家少女因戀情而受苦的事，也就是一個微末靈魂的簡單經歷。五景戲，五個演員。全劇從嫵媚的情調中開場，夏日鄉村寂寥的午晝，一對男女的邂逅種下苦惱的根芽。第二景充盈着法蘭西鄉村收穫季的恬靜氣氛，在這裏瑪婷向愛情伸出試探的手。珊娜也在同時走進茹連的生命。第三景淡淡融入朦朧的薄靄之中，秋天來了，心的秋天也來了。這時晚霞帶着寧靜的哀怨撫摩田疇，禿枝小蘋菓樹象徵歡樂的總結和榮華的凋謝。瑪婷坐在樹下依依遐想，顛憊着凝望自己的身世，無助地與落葉一同枯萎。第四景拽引到小悲劇的轉捩。第五景在殘冬向晚的愁慘風光中開始，茹連瑪婷再度相會又黯然分離，嚴重的時鐘慰藉着撲滅的慾望與継延的苦惱，整個場面便被當前無限重壓而絕望的歲月所掩蔽了……從頭到尾沒有驚人之筆，然而質地的精純，情緒的深摯，章法的謹嚴，以及那種牧歌風調的秀逸與淒婉，就譯者淺見所及，在同時代作品中還非常罕見。這五小景寫得澄澈而素樸，猶如去盡糟粕的本色人生。人物都是常見的人物，他們的行為是常見的行為；言語含有無窮感性，從活人口中流出再注入活人心底，所喚起的經驗則是全

切與真實。外表平易而內底淵深，古典主義最好的品德，這小戲在現代是個可愛的說明。  
和瑪婷同時，拜爾納還寫了一部小說瑪婷的故事（*Roman de Martine*），在他抽屜裏擋到一九二九年纔拿出來發表。作者在小說的序言中向瑪婷的朋友們表示，說他在寫劇本時就忘掉了小說，而寫小說時也忘掉了劇本。因此這兩部作品雖然情節相同，但在整體上則全然異致。

本劇在我國早有譯本，這一次重譯並沒有什麼特殊理由，一則這是譯者一時興會，二則是受了朋友們的慇懃，所以也沒顧慮到自己學養的限制就動筆譯述了。全稿完成後曾拿到 John Leslie Frith 的英譯本校閱一過，糾正了自己若干錯誤，同時發現英譯本也有些誤譯及脫漏的地方。聽說還有 Winifred Katzin 及 Helen Grayson 的兩種譯本，可惜一時無法找到，不然倒可拿來做兩三度的校閱。譯劇本原不是容易的事，加之本劇的原文又寫得異常精妙，幾乎言語本身就具備着媚人的韻致與細緻的音節。由於譯者的無能，這種特點在這譯本中即使沒有完全消失，至少是大為減色了。

瑪  
婷  
(五景劇)



邁方太太。 | 珊娜。 | 瑪婷。 | 阿弗萊。 | 茱連。

## 人物



## 第一景

七月天的正午，一條曝在陽光中的道路。右首有個斜坡，上面一棵小蘋菓樹在投着暗影。

暮啓時臺上恰無一人。稍遲，從左方走出一個淡裝的農家少女，手裏提着兩隻籃子。一出來就把籃子放下，深吁出一口氣，擦拭她額際的汗珠。一眼看到蘋菓樹的陰影，快活得伸了伸胳膊，抄起籃子就上了斜坡，偃臥在樹下休息。她自在地弛展着四肢，仰起頭，似乎在醉飲着清樾的甘芳。少頃後似乎注意到左方有了什麼動靜，一抽身坐起來，兩手撐在地，喃喃自語。

少女 誰？（數秒鐘後）一個男的。（連忙拉拉裙子，理理頭髮，拍拍髮角，整整胸衣，把兩個籃子擺正）一個年輕人……（靜靜地看着）這時候還有誰打巴特來？（目不

轉睛地向那邊注視）瞧他多熱！（彷彿越來越詫異）我在哪兒瞧見過這麼個臉來的？（又沈默了一會，隨即倉卒地扭過頭去）來啦！

〔她看着自己的腳尖，就地拔起一根草葉來放在唇際咀嚼，假裝沒看見那個來人。一個青年從左方走出，停住步。他身穿淡色的短衣，頭戴草帽，手提着一個小衣包和一根手杖。〕

青年 姑娘，這兒離港山還挺遠的嗎？

少女 （先把他端相了一下）哦！不遠，還不到三四百咪的路。你打這兒望不見村子，可是一拐過那個彎兒就到啦……

青年 唔！我倒不信馬上就能看見港山村。就是還有二十咪，我也得先憩憩再說……  
（躊躇）樹蔭底下可以分我一點點地方嗎？

少女 當然可以的先生。

〔她輕捷地挪挪身子，替他騰出一塊地方。他喘了口氣在那裏坐下。她含着笑。〕

青年 我這輩子沒受過這樣的熱。

少女 在這條大太陽的路上，這算不得什麼希奇。

青年 不過我得弄慣了纔好。我剛打一個遠地方回來，那邊太陽比這邊還厲害……一個挺遠的地方……你瞧着我這個小衣包兒跟草帽好笑。可是你得明白，我也不是光帶這麼一套行李打外國回來的。我今天是打巴黎來，坐火車只要一個鐘頭，我覺得用不着穿上旅行的衣服。可是你瞧，就這麼着我還是受了熱。一到了巴特，不光車站上叫不着車，連附近都沒有。咳！我真忘不了你們這個缺德地方！

少女 在這麼個時候，你事前又沒定下車，自然找不着啦……

青年 我把行李擋在車站上了。

少女 （詫異）你還有行李？

青年 我還得再跑回這麼遠的路去取去呢！

少女 我爸爸明兒早晨要駕着車上巴特去，他倒能替你捎回來。

青年 那倒不錯。（他看着她，不自覺地整了整衣服）我想你也住在港山，那咱們更親

近了……你叫什麼？

少女 瑪婷……瑪婷·介凡……

青年 （用各樣聲音來唸）瑪婷……瑪婷……瑪婷……挺新鮮……也挺好聽……

我呢，我叫茹連。

瑪婷 茹連……（脫口而出）我好像聽人說起過……

茹連 （微笑）叫這個名字的多着呢……在我們隊裏……我忘了告訴你，三個禮拜之前我還是個當兵的，剛被上邊遣散……嗯，我們隊裏就有好幾個叫茹連的，也有好幾個叫茹勒的，還有一個叫茹婁的……瑪婷……瑪婷……這個就好得多了，我告訴你……就說你這是打哪兒來的？

瑪 打巴特來，我隔上兩三天的早晨總得去一趟，替我們家或是我們街坊買點東西……

茹 這麼說咱們是同路了……

瑪 對啦。

茹 有車沒車我倒也不在乎……（看著她）噴！你多漂亮……

瑪 你覺得漂亮嗎？

茹 我覺得漂亮嗎……我就沒想到一個人會這麼漂亮的……敢情你頭髮是用麥穗兒編的呀？（瑪婷赧笑着垂下眼皮）我一瞧見這些麥穗兒，好像就不覺得天熱了。（他小心翼翼地用指尖輕輕撫弄着她一縷頭髮。瑪婷尷尬不安，頭越來越低。他自己也有些發窘，把身子挪開了一點）你籃子裏裝着點兒什麼？

瑪 （打開一隻籃子）唔，沒什麼好玩的。你瞧，就是點兒雞蛋……

茹 港山買不着雞蛋嗎？

瑪 也不是個個人老分得着。我們家裏養着母鷄，自然不愁沒雞蛋了。這些倒不是我們自己買的，是別人託我們買的。還有那些牛油也是。

茹 不用說你是懂得怎麼做牛油的了。

瑪 我媽管做牛油，不是我。可是我也會做。